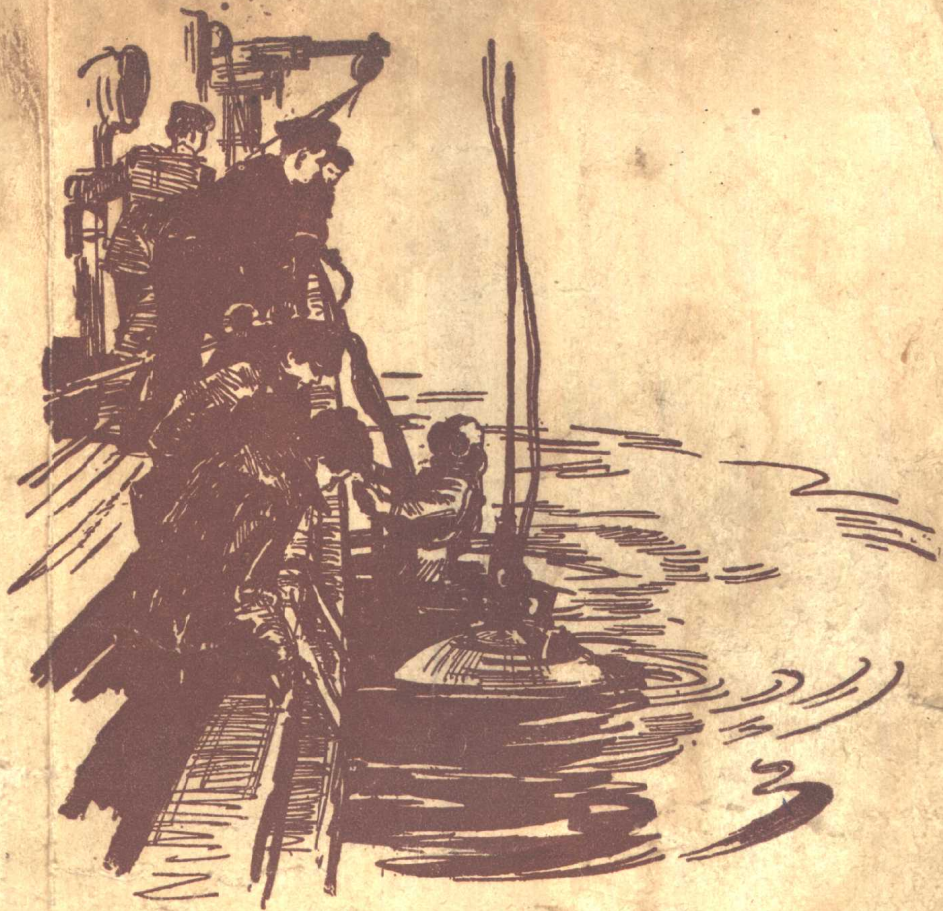




科学幻想小说译丛

神奇的眼睛

(苏联)别利亚耶夫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科学幻想小說譯叢

神奇的眼睛

(苏联) 別利亞耶夫著

李德容·沈鳳成譯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8年·北京

本書提要

这是苏联著名的一本科学幻想小說，在苏联至今还在大量重版。

書中描写苏联科学界怎样利用电视設備，排除重重障碍，在大西洋底寻获一分因輪船失事而沉沒在海底的科学研究总结——有关分裂原子核的方法的說明和算式。

書中还用說故事的体裁，給我們介紹了許許多多科学知識和地理知識。

总号：633

神奇的眼睛

ЧУДЕСНОЕ ОКО

原 著 者：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ЛЯЕВ

原出版者：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7

譯 者： 李 德 容 · 沈 鳳 威

出 版 者： 科 学 普 及 出 版 社

(北京市西直門外紫雲寺)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091号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 京 市 印 刷 廠

(北京市西便門大街乙1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張：5張

字數：139,000

印數：15,100

統一書号：10051·5

定 价：(9)7角2分

主要人物表

布拉斯柯·胡尔格斯——一个思想进步、拥护苏联的阿根廷科学家。

韋廉士——美国投机商人，冒险家，斯高特的合伙人。

莫佳·金斯布尔格——苏联捕鱼艇“谢尔哥号”的无线电员。

勃拉斯科·阿左烈斯——西班牙人，一个进步的新闻记者。

瑞柯夫斯基——苏联捕鱼艇“谢尔哥号”的船长。

卡尔——阿根廷人，胡尔格斯的同事和助手。

托费利——苏联科学院院士。

烈因别尔格——苏联教授。

巴哥尔斯基——苏联教授。

基里洛夫——苏联水底工作队队长。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博林——苏联工程师，无线电专家。

米沙·博林——博林工程师的儿子。

巴尔柯夫斯基——苏联探险队总指挥。

朴罗特切夫——苏联水底工作队的潜水员。

詹姆士·斯高特——美国投机商人，冒险家。

保惠尔斯——斯高特僱用的无线电技师。

楚定诺夫——苏联考古学家。

朴腊夫定——苏联地质学家。

卡尔皮洛夫斯基——苏联科学家。

作者簡介

苏联著名科学幻想小說家阿列克桑得尔·罗曼諾維奇·別利亞耶夫在一八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生于斯摩棱斯克。他出生在一个不很富裕的家庭里，为了受完大学教育，不得不半工半讀。他自小有極丰富的想像力，曾經想望能像鳥一样飞行，并且真的把这种想望付諸实行了，結果是从屋頂上跳下来，折断了脊柱。当时是医好了，可是因而在一九一六年得了严重的脊椎結核。这样，他在石膏床上睡了三年，到一九二二年才从床上起来。从此，他就沒有完全恢复健康，常常被困在病床上。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在普希金城逝世。

在成为作家之前，別利亞耶夫从事过許多职业——兒童教养院的教导員、民警局的視察長、攝影師、圖書館主任、法律顧問——最后从一九二五年起專門从事写作。他的作品丰富多彩，和他的平生經歷是分不开的。

別利亞耶夫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生中写了五十多部長篇小說，其中特別著名的有“水陆兩棲人”、“神奇的眼睛”、“找到自己面孔的人”、“陶威尔教授的头顱”、“康爱齐星”、“永远的粮食”、“贩卖空气的人”、“世界的統治者”、“来自阿特浪基达島的最后一个人”、“阿里爱尔”等。这些作品，虽然發表年分較早，但在苏联，至今仍深为讀者所爱好，不断大量重版。

这里譯出的这部“神奇的眼睛”，最初是在一九三五年用烏克蘭文在基輔出版的。由于写作年代較早，有些描写已不符合当前科学的发展情况了。

譯者

目 次

序幕.....	1
捕海鱸魚.....	7
失事的报信者.....	15
瞎眼的老妇人.....	20
在墳場上.....	24
布拉斯柯·胡尔格斯的得力助手.....	26
探險队的命运决定了.....	34
全苏联最不幸的人.....	43
原子世界的旅行.....	50
米沙·博林开始了他的电视探險旅行.....	67
在大西洋上.....	70
海底旅行.....	73
不速之客.....	86
捕沙魚者.....	90
喂！請听，請看！.....	96
轟动世界的事件.....	107
医生的来訪.....	112
悬空换乘.....	115
一对三.....	118
寻觅沉没了的电眼.....	121
“利維坦号”的救生艇.....	126
冒險家的踪迹.....	130
斯高特先生的历史.....	135
阿左烈斯送来的情报.....	138
倒霉的百万富翁.....	139
斯高特的第二次拜訪.....	143
卡尔觀光了一个新的国家.....	147

旅途中的惊險遭遇.....	151
水底的决斗.....	158
星夜談天.....	160
在“利維坦号”的遺骸上.....	165

序 幕

这艘远洋輪船被命名为“利維坦^①号”是当之无愧的。这是一座名符其实的水上城市，船上有“街道”，花园，广场，电影院，音乐厅，噴水池，游泳池，运动場，热带植物暖房。在它鋪着柔軟的地毯的長長的甬道里，受过严格訓練、穿制服的侍役無声無息地走来走去。艙門、艙壁和护牆板，都是閃閃發光的紅木，船上一切銅件都擦得光耀夺目。在有旅客的房間里，縈繞着一种特有的气味，这是一种由名貴的香水、香皂、雪茄烟、旅行皮箱所發出的气味夾雜着某种察覺不出的、想必是由新鮮的海風帶來的氣味的混合物。

在最上一層露天甲板上，旅客們躲避着炙人的烈日，在寬闊的遮陽帳幕下面休息。在棕櫚、盛開着的夾竹桃和芬芳的裸花植物之間安排了一些舒適的白色的籐椅。噴水池在絲絲地低唱。

藍色的深深的灣流^②似乎是靜止的。可以看見被海流从沙尔加索海帶來的东一处西一处的紅紅的大簇海藻。飛魚从水里跳出来，閃着魚鰭，和輪船并列而飛。它們忽而落到水里，忽而又重新飛起，好像特地給旅客們消遣似的。

“啊，好热！稍微刮点兒風也好啊，”一个五十上下、又高又胖、滿面紅光的旅客气吁吁地說。他坐在深深的籐椅里，用一塊白色的綢手絹搥着臉。他那套裁制得非常講究的白西服，沉甸甸的金戒指，背心上的金表鏈，还有那副金边眼鏡，显出他是一个正走鴻运的商業家。

① 希伯來神話傳說中海里的巨大動物。——譯者

② 大西洋中一股巨大暖流。从墨西哥灣直达挪威的斯瓦爾巴特群島和苏联的摩尔曼斯克等地海岸，全長一萬公里。——譯者

“可是到底还是好的！”他从半闭的眼睑下望着在閃耀的远处，繼續說道。“‘利維坦号’是一座真正的水上宮殿。舒服，方便，最要紧的一点是非常安全。可不是嗎？这么大的船会出什么事呢？”

接着这个旅客抬起眼睛朝他的隣座望了一眼，那是一个很难看出究竟多大年紀，身穿一套淺灰色西服的人？他臉色蒼白，胸部下陷，長着大而黑的沉思的眼睛，濃眉毛，鷹勾鼻子。这是一个法国人呢，还是一个西班牙人？是一个經紀人呢，还是一个地主？却看不出。然而，無論如何总不会是一个百万富翁……

隣座那一位注視着一圈一圈的雪茄烟圈，聳聳肩，用低沉的声音說：

“我听说‘利維坦号’保了很大一笔險，光是一年的保險費就可以造一艘很不錯的沿海輪船了。”

“您这話是什么意思？”胖子注意起来，又开始發喘。

“您是一位商業家，您不难作出結論：如果沒有風險，輪船公司决不会扔掉那么一大堆錢去保險的。瑞士人决不会把自己的住所保水險，荷蘭人不会去保地震險……”那个臉色蒼白的人說到这里不說了，商業家喘得更厉害了。

“您还记得‘鉄塔尼号’的悲惨命运吧，”停了一会兒之后，瘦子又繼續說。“‘鉄塔尼号’并不比‘利維坦号’差多少。还有‘太平洋号’呢？还有‘露茜塔尼亞号’呢？要举这种例子还少得了？海洋是無論如何不可信任的。”

“‘露茜塔尼亞号’是在战时被水雷炸沉的。‘鉄塔尼号’是撞在冰山上沉沒的，”胖子反駁着，显然很着慌。“‘利維坦号’上裝着一种特别的仪器，有潜水艇接近时会發出信号的一种無綫电仪器。为了防备火灾，也安裝了自动信号器……”

“可是輪船还是保了險，”瘦子仍不肯認輸。“可能霧里相撞，还有其他的出事可能也有的是呢……还有……这些棕櫚，游泳池，音乐厅，这一切固然很好，可是到了出事的时候，船上是不是有足够的救生艇和救生圈呢？”

“这……我倒不知道，”胖子答道。

“我可知道，我算过了。”

“怎样？”

“怕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乘客坐不到救生艇吧，”瘦子从容不迫地回答。

“不会吧，胡尔格斯先生，今天您情绪不好，您想把我的情绪也弄坏呢！”胖子嚷道。

“一点也不，”胡尔格斯先生回答，差不多看不出地笑了一笑。“我只是清醒冷静地在观察事情罢了。应该时时刻刻对一切都有准备……可是韋廉士先生，我的话为什么使您不安呢？您那么害怕失去您的宝贵的生命吗？”

“不光是怕丢失性命，”韋廉士神秘地回答，一阵一阵使劲地用手绢擦着脸。

“有道理。有些珍贵的东西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可贵，”胡尔格斯同样神秘地说。

从中层甲板传来了轻快的爵士音乐。音乐声把胖子的神思从忧愁的思虑上稍稍转移了一些。韋廉士甚至于跟着拍子踏起脚来，可是他的脸仍是忧郁的。

“您说应该对一切都有准备，”他又转向胡尔格斯说。“您指的是什么准备呢？心理准备吗？”

“当然，首先是心理准备，”胡尔格斯回答。“对一切都有准备的人在遇到万一的时候不会惊惶失措，不会发慌，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应该有一个预先准备好的拯救我们自己和我們所携带的那些珍贵的东西的计划。”

“您有一个那样的计划吗？”韋廉士问。

“是的，在沒有出門以前，我就把它每一个最小的细节都想周到了。我看，我对一切都预防到了：无论是失火或是遇险……”

“胡尔格斯先生，如果能听一听您的计划，那倒是顶有趣的。”

胡尔格斯耸耸肩说：

“这对您未必有用。我的行李不多；您的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计划都应该是最适合自己一个人的。”

“我的行李啊！”韋廉士沉痛地嘆了一口气。

爵士音乐疯狂起来。一对一对青年男女在甲板中央跳舞。可以听见哄笑声和快活的叫喊声。那些命运的寵兒在尽情享受爵士音乐醉人的声音，欢乐的日子，蔚藍的天空和清新的海洋空气。

突然發生了一下短促的震动。跳舞的青年小伙子中有一个跌了一交。于是發出了哄然大笑。

“地震……水震……”

“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韋廉士急促地說。臉色刷地变白了。“不会是您預言的禍事吧？”韋廉士惡狠狠地看了看泰然自若地抽着雪茄烟的胡尔格斯。

輪船依旧破浪前进着。跳舞重新开始，可是仍有人去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請注意！請注意！”各層甲板、各艙層、甬道里和船艙里的扩音器突然响了起来。“出了一点小事故。对輪船沒有絲毫危險。請大家不要慌。第二班船員應該立刻出动工作。”

“什么事？”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問話。

沒有一个人能够回答。爵士音乐依旧蓬拆蓬拆地响着，可是舞会却被破坏了。

韋廉士的籐椅被那么大一股勁兒抛了起来，使他由于怕跌倒而抓住了胡尔格斯的籐椅。許多旅客跌倒了。一个吓慌了的女人叫了起来。她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影响了別人。

“全体上甲板集合！”扩音器里又傳出了語声。“出了事故，可是并不严重。希望旅客保持絕對安靜。請分头回到各人的住艙里去。”

韋廉士几乎是從籐椅里跳出来的，他焦急地在胡尔格斯前面跑起来。

“情况严重起来了，他媽的！您認為怎么样，我們不会淹死

的吧？”

胡尔格斯还是耸耸肩。

“‘利維坦号’是有保險隔板的，”他答道。“假若它撞了一个穹窿，水冲进第一層隔板之后，也就不会再到以外的地方去的。再加我們是在一条‘人来人往的’航綫上，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与倫敦之間的航綫上。‘利維坦号’会用無線电呼救。然而，还是應該对一切都有个准备才好。”

輪船急剧地減低了速度。船尾显著地下沉。船上开始乱作一团。

“胡尔格斯先生，我們要沉沒了！要沉沒了！”韋廉士几乎是嚷着說道。“應該对一切都有准备……那末，您的計劃呢，胡尔格斯先生！？我不要死！我……我的行李……我的生命……赤道。二十二年的艰苦生活，劳动……木桶……救生艇……沉沒了……而且不是在有風暴的时候，而是在出太陽的时候……風平浪靜的时候……海市蜃楼……可怕的夢……惡夢！”

“請旅客們穿上救生帶，”这一句口令高声响着。

“我的天！我的天，別丟下我！”韋廉士叫起来，接着就抱着腦袋跑开了。

胡尔格斯不慌不忙地走到船艙里去，他从皮箱里拿出一塊黑色的金屬片，片上有一条小鏈子和一把鎖，还拿出一个帶有密封瓶盖的小瓶，然后走到船头上去。

“胡尔格斯先生，您在这兒嗎？我在船上到处找您，”韋廉士喚着他道。他身上已穿上了救生帶。“您怎么不用救生帶？这难道不在您的計劃里？”

“不在計劃里，”胡尔格斯回答。“我的一个朋友，一个有經驗的船長告訴我，他反对用救生帶，因为救生帶只会延長落水者的痛苦……当然，這話是指在寒冷的海洋里說的。‘利維坦号’到底出了什么事呀？”

“誰也不知道，連船長自己都不知道，要不他就是在隱瞞

原因……”

“利維坦号”是注定灭亡的了，这点已毫無疑問。水淹沒了船尾。已經發出了放下救生艇的命令。船上的人开始惊惶失措地乱跑。在救生艇周圍發生了爭求生存的肉性搏斗。胡尔格斯的話不錯：救生艇不够。

“您怎么不赶快去乘救生艇？”胡尔格斯問道。

“因为我已經定出了我的計劃，甚至已經在实行了，”韋廉士回答。一陣苦笑掠过他失去血色的臉。“只要他們別來晚了。唉，人活着的时候总是被金錢統治着的。我答应給海員們一桶金子……也許，一切都会逢兇化吉的吧。無綫電員已經發出遇險呼号，据說已經有兩艘船赶来救我們了……他們来了……瞧！”

“船嗎？”

“不是。”

胡尔格斯看見几个水手，拖着几只木桶，在人群里挤着，向挂在船头上的救生艇走去。

“快点上救生艇吧！”韋廉士叫道。

“我还没有执行我的計劃呢，”胡尔格斯答道。他把那条小鏈子穿进錨鏈的鏈环，合上鎖，把金屬片鎖在錨鏈上了。接着，他写了一張便条，把便条塞进瓶里，紧紧地盖好了密封的瓶盖。看見韋廉士發出惊奇的目光，他簡短地說道：

“这就是我的行李。我一生的全部收获。”

海員們撤下旅客，把木桶裝上救生艇。

“裝載过重了，”胡尔格斯看着那几只沉甸甸的木桶，摇摇头說。

“我可不能把它們丟下呀，”韋廉士說。

他們把救生艇放下水去。十个海員，胡尔格斯，韋廉士，几桶金子，干粮，一桶水……因为救生艇裝載过重，海水已經和艇舷一样平。一些落在水里的人攀住了艇舷。海員們殘忍地用槳、用脚和拳头打他們的手。

“赶快离开就要沉沒的船吧！……”韋廉士用顫抖的、失血的嘴唇喃喃地說。

救生艇還沒有划出三十公尺，大船就船頭向上沉到海底里去了。在它沉沒的地方升起了一根巨大的水柱，水柱沉重地急冲下来，激起了一個兇猛的巨浪。巨浪對着救生艇壓將下來。

“完了！”韋廉士哀叫道。

“任何結局都可能同時也是開端，”胡爾格斯泰然地說，接着就把那個小瓶扔在水裡。這是他最後的話。

水淹沒了救生艇，壓滅了那些沉溺者最後的呼號。兩小時之後，第一艘接到求救呼號趕來的輪船到達了遇險地點。

捕 海 鱸 魚

長長的桌子上放着一個直徑一公尺半的黑色的球。球的一面是切開的。寬大的窗戶對着科拉灣。可以看見那兒的國營水產公司的捕魚艇的桅杆和煙囪。可是沒有人朝窗外看。所有的人的目光全集中在那個黑球上。十二個共青團員、無線電技術學習小組的成員緊緊地圍着桌子。他們大部分是航海專科學校的学生。有幾個是捕魚艇上的無線電員。這個小組里的設計家、發明家和領導人，捕魚艇“謝爾果·奧爾忠尼啓則號”上的無線電員莫佳·金斯布爾格用手掌拍了一下球的黑色金屬表面，在聰明、削瘦的臉上帶着笑容問道：

“你們看見的是一個眼球……”

組員們都笑了起來：

“好大一個眼球！”

“要多大的眼眶才裝得下這個眼球呀！”

“它的眼眶將是海。够大了吧？”莫佳問道。“這是一個無線電眼，我們靠着它的幫助，可以看到深海里的一切。”

“那就是電視機了！”站在桌子旁邊的人中有一个人這樣叫道。實在說來，莫佳並沒有，或是說幾乎沒有，發明什麼。他偶

然看到过一些美国和德国的用以观察海底的电视设备的照片。不错，那只是些照片。可是电视机的作用原理是大家全知道的。只剩独立想出水底电视机的一些构造特点就行了。而莫佳似乎顺利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那只小型实验电视机非常好使。那末，这只巨型的有什么理由不好使呢？电视机差不多已做好了。只消在圆孔上安上一个接物镜头，在镜头旁边装上探照灯就行了。总而言之，再有大約兩小时的安装工作，电视机就能下水了。

“是为了看看海底的一切嗎？”航海專科學校的一个一年級生問道。

“对了。看看海蟹是怎样生活的，”他旁边那个自以为很有經驗的人寬容地笑着附和說。

“为什么不可以，这不也是很有意思的嗎？”金斯布尔格認真地回答。

“我們去捕海鱸魚嗎？”

“对了，对了。今天是初次試驗。捕魚艇午夜一点正开船。我們在这时候以前就能完工的，”金斯布尔格答道，接着就命令說：“好吧，小伙子們，开始工作吧！”

听众走了，剩下五个人，由金斯布尔格領導着，开始动手工作。

“你們知道誰要来和我們一起去試捕嗎？”莫佳問自己的同志們。“新聞記者勃拉斯科·阿左烈斯，他是西班牙共產黨員，不久以前到我国來訪問新摩爾曼斯克的。”

午夜时分，阿左烈斯从水产公司招待所里出来，向捕魚艇基地的斜坡走去。这个西班牙人穿着秋大衣，冷得直哆嗦。冰涼的南風打在臉上。天下着湿雪。

“真是個奇怪的地方！”阿左烈斯尋思着。“這兒什麼都是相反的：‘出太陽的夜’，‘夜色濛濛的白天’。這地方的人找住所不揀窗戶朝南的，反而揀窗戶朝北的。因为北風从灣流的暖流上空吹过

而变温暖了，南風却在冻土帶的結冰的高原上空变冷了。这个寒冷的地方，这种凜冽的气候。可是你一点沒有感觉到这一些，甚至不会注意到，因为这兒的人和他們的事業是那么有趣。”

下面，閃亮着捕魚艇基地的灯火。水产加工車間的大楼高高矗立着。絞鏈軋軋地响着。碼頭旁边泊着一些捕魚艇。有的在卸貨，有的在准备开航。運輸船来来往往地行駛着：駛向倉庫的載着魚，从倉庫駛出来的載着鹽。阿左烈斯很快地向泊在碼頭尽头的一艘大捕魚艇走去。那时正是退潮的时候，捕魚艇的船舷几乎和碼頭在一个水平綫上搖摆着。阿左烈斯上了船，走到船長的甲板室里。船長瑪柯夫斯基向



他招呼問好之后，請他到船長住艙里去。阿左烈斯就进去了。

船長的住艙是由兩小間組成的：一間是辦公室兼臥室，一間是会客室。头一間里放着一只不大的写字桌，上方掛着一盞很大的煤油灯（以备电灯發生故障时用），兩張圈椅，椅子可以用小鏈子系在地板上（以防顛簸）。現在小鏈子懸空着，圈椅可以移來移去。在壁龕里，在帷幔後面，是床鋪，旁邊是浴“室”的門，看來在這間浴室里脫衣服是很不容易的。会客室里是一只牆角沙發，沙發前面是一張小桌子，桌上放着茶具，餅干……

漆得很亮的紅木，閃閃發光的銅件，拷花的皮件，明淨的玻璃，暖氣裝置，通風設備，光亮，溫暖……這兒又安靜又舒適，像在普爾曼客車的臥鋪車廂里一樣。

船長在甲板室里指揮工作。纜索從岸上解下了。船開始緩慢

地、謹慎地轉身。阿左烈斯从住艙的大窗口向岸上望去。捕魚艇，咸魚加工車間的灯火輝煌的窗口，科拉灣長滿小白樺的高峙的对岸，一一隱約閃过去了。航速在加快。沒有顛簸。

船長把船交給副船長去操縱，走進住艙里來。兩個人——阿左烈斯和瑪柯夫斯基船長——英語都說得不錯。船長是一個殷勤的主人，給客人斟了茶，談話就開始了。阿左烈斯對海底電視机很感興趣。

“您看見過海鱸魚嗎？”船長向客人問道。

“當然看見過。那是一種很大的魚，眼睛血紅，掉在眼眶外面的，”阿左烈斯回答。

“那末眼睛為什麼是紅的，為什麼從眼眶里掉出來了呢？”

阿左烈斯聳了聳肩。船長笑了笑繼續說道：

“據說是因為海鱸魚是一種非常膽小的魚，它到了魚網里就吓死了；由於害怕，眼睛也就從眼眶里掉出來了……類似的解說我從老漁夫口里聽到不止一次了。當然，這是無稽之談。海鱸魚生活在几十公尺深的深水里。它之成為我們的網中之物并不久，還是我們學會了深水捕魚之後的事。當海鱸魚落到網里，很快地被拉到水面上時候，它的眼睛就充血，也就從眼眶里跑出來，因為水面上的壓力要比它所適應的壓力低好几倍。”

“這非常有意思，”阿左烈斯說，“可是這和電視机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就在這兒。海鱸魚是一種味道鮮美、脂肪豐富、用處很大的魚，可是要在極深的深水里才能找到它，這是非常困難的！當我們在海上航行的時候，我們的船下面不知在什麼地方有極大的魚群——几百、几千噸的魚在游。可是我們看不見，我們常常在好几天的艱苦航行之後空着貨艙回來。人們等着我們的魚，我們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敗。計劃垮了，首長大發脾氣，海員們焦急不安……”

“可是你們不是常常撒下網就找到魚的嗎，”阿左烈斯反駁道。